

吴风越雨

## 我的“乘船桥”

| 费志民 文 |

我的家乡浙江海宁，有一条东西蜿蜒近三十公里的洛塘河，她被誉为了海宁的“母亲河”。在洛塘河的中段，依河而建的小镇庆云，像贝壳般依偎在南北两岸，将它们串联起来的那座大桥，就是庆云桥。

小时候，长辈们习惯称这座小镇和大桥为“乘船桥”，说是从这里可以乘坐轮船沿洛塘河去县城硖石，再到更远的地方。记得每次去硖石做客游玩，我都会跟随大人步行一段路，走过高高的庆云桥，在洛塘河北岸的码头登上轮船，在一路的汽笛和马达声中，享受“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”的童趣与快乐。

我与庆云小镇的缘分，远不止乘船出行。长大后，我还在这座小镇度过了峥嵘而难忘的高中岁月。一九七八年，县里组织中考，我如愿考取了全县四所重点中学之一的庆云中学。开学报到那天，母亲一大早便背着行李送我到学校，因为从乡下家里到庆云有三四公里远，我得住校。一路上，我穿过满级白露的乡间小道，走上笔直宽阔的机耕路，凝望庆云桥下辽远而繁忙的洛塘河，心中充满向往。可想到今后需要离家独立生活，兴奋中又夹杂了一丝忐忑。两年后的夏天，我又一次登上轮船，到硖石参加高考，并幸运地进入了大学校门。“乘船桥”，带我走出家乡，是我人生航船的起帆地！

不久前的一个午后，我从硖石开车到乡下老家看望父亲，走的是洛塘河北岸的老硖斜线。车过庆云桥，当反射着耀眼日光的河水和慵懒的南桥堍街景在车窗外闪过，我不禁放慢了车速。

庆云桥，是小镇的地标，更是连接南北镇区乃至塘南塘北城乡的交通节点。而南桥堍由于位置特殊、人流密集，堪称小镇的“新闻中心”。当年，南桥堍东侧一块朝西的墙面上，常年张贴有大大小小各色纸张，内容从官方通告到电影海报，从生产信息到寻人启事，包罗万象。从早到晚，每天总会有不少人在此聚集、穿行，他们或查看信息，或聊天交流，或等

候熟人，或呼朋唤友，嘈杂中又不失和谐。读高中时，我也没少来这里逗留。后来在外读书及刚工作那几年，不管是回母校看望老师，还是去硖石游玩，仍会与同学约定在这里等齐。

“今天时间宽裕，不如下来走走看看吧！”我边默默对自己说，边在大桥南路上的农贸市场停好车，随手带上相机往回走。这几年虽时常从这里经过，但几乎未下过车，不知还能不能找到些昔日的踪影？

当年的庆云很小，范围只是沿洛塘河两侧方圆不过一公里的地方，唯一跨越洛塘河的庆云桥，将南北镇区连在一起。我就读的庆云中学，在塘北再往北穿过一条几百米砂石路的乡下，四周被水田和桑园包围着。

很快，我便到了河东街口。从这里往西就是老镇区，一条洛塘河的小支流南北向流过，河东街、河西街也因此得名。一路西行，河东街还是原先窄窄弯弯的样子，两侧尽是低矮的民宅，几条毛细血管般的小巷蜿蜒其间。不同以前的是，所见之处粉墙黛瓦、明庭雅院，环境十分整洁，连门牌标识也制作得文旅风十足，再无印象中那种杂乱、阴暗、逼仄的感觉。

走了不到两百米，一座单孔小石桥出现在眼前。“哇，它还在啊！”我一阵久别重逢的惊喜。这座连接河东街与河西街的小石桥，我在学生时代曾无数次走过，今天看到它，我觉得分外亲切！我走下桥西侧的河埠，仔细观察桥石上的文字，两侧同款阳刻加圈的“重建庆善桥”清晰可辨。我凑近察看又左右拍照的举动，吸引了一位过路的大爷，他大声用方言朝我喊道：“格并桥就是庆善桥，清朝辰光就有了！”“庆善桥，乘船桥……”我喃喃自语，忽而恍然大悟：这座小石桥，原来竟是小镇名称的源头，“乘船桥”肯定是由“庆善桥”的方言谐音讹读而来！这可真是今天的重大发现和收获哦！我干脆在河埠坐下，仔细端详起眼前的庆善桥，感觉冥冥之中，我与庆善桥早已定下缘

分，它就是梦中的“乘船桥”！

我满怀欣喜地走上河埠，右拐由河西街往北，急切地想去寻找曾经盘桓流连最多的书店。真让人失望，河西街北端那座带铁栏杆的小洋桥仍是原来样子，可旁边水阁上的书店早已沧海桑田、踪影全无，原址已成为河边绿地。倒是对面原为商店的两层老房子修葺如旧，暗红色的门板上依稀还可看出几十年前的标语痕迹。

带着欣喜与遗憾，我走过小洋桥，回到大桥南路，站在南桥堍的一处树荫下，任凭洛塘河上的风吹拂。如今的南桥堍，商店门头整齐，再无昔日的各种张贴与嘈杂，偶尔才有车辆和行人经过。隔河回望，塘北不远处曾是庆云中学的所在地，可惜它十多年前前就已撤并和搬迁，着实令人惋惜。

母校虽已不复存在，但多姿多彩的高中生活仍恍如昨日，令人难忘。那个年代，庆云中学的学习氛围很好，我和同学们除了偶尔出去看场电影，几乎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，连晚上也会挑灯夜战（因经常停电而点汽油灯照明）。中午，会抽时间到镇上逛会儿街，河西街的书店是必到之处，有限的零花钱基本在这里购买了教辅书。当然，我也做过几件“出格”的事情。最大胆的一次，是跟几个调皮的同学跑到学校北面一两公里外的沪杭铁路，大着胆子将耳朵紧贴铁轨倾听，判断火车是不是快要驶来。也时髦过一回，与一名要好同学在塘南一家新潮理发店，平生第一回做了次美发——吹风定型。住校生基本一到周末就会急着往家赶，我仅有的一次不回家，是与三位同学到硖石玩，上午乘轮船去，下午因误了轮船班次，四人沿洛塘河步行十公里才回到学校。

离开南桥堍，我继续开车前行。车过硖斜线，通车在即的杭海城铁从头顶掠过，恰似空中的洛塘河，悠远地伸向远方。反光镜里，小镇渐行渐远，而我心中的“乘船桥”，却如同显影中的照片，愈加明亮、清晰。

片羽

## 茶事小记

| 郜峰 文 |

清茶一杯于我，何尝不是享受人生的清福？其中的人间烟火，悲欢离合，酸甜苦辣，也足称五味杂陈了。

2020年我饮茶，仍然喜欢用玻璃杯，饮各种各样的茶。闻其香，观其色，品其味，感其冷暖。把时间、空间、身体，乃至思想、灵魂，浸泡在茶色之中。

我饮茶素无讲究，办公室、家中书房，是我常喝茶的地方。各种茶叶罐头不少，大部分空空如也，或者装了其它茶叶，足以证明牛饮的我糟蹋了多少上佳茶叶。我从不饮隔夜的茶水，都是一冲一泡，一次性饮毕，绝不可惜任何好茶。那倒掉的叶子，如果堆叠起来，肯定相当可观！据说，在服中药，不宜饮绿茶，因此我改饮红茶居多，但也不一概而论，手头无红茶时，绿叶照饮不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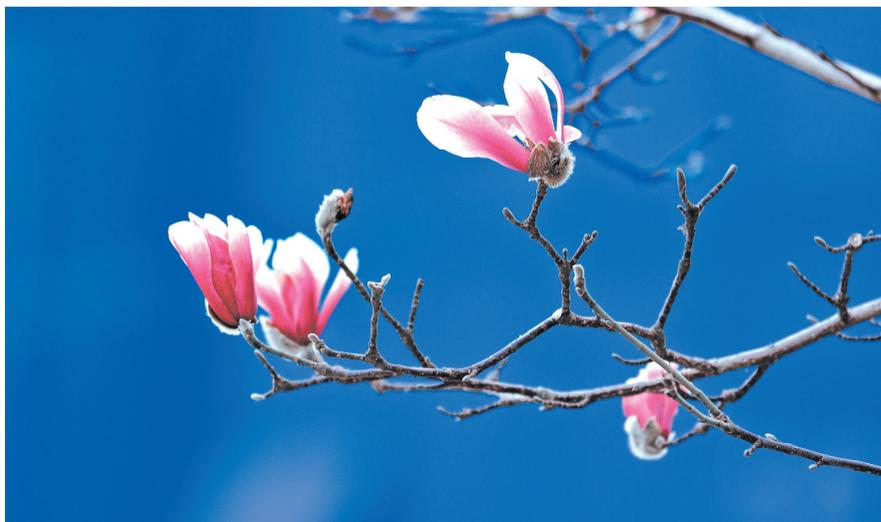
在家中饮茶，相对于办公室，要讲究一点。朋友自制的绿茶、红茶，一包包小包装的，用牛皮小袋装着，一盒有几十包，每次取一袋饮用，很是实惠，袋子上还有她用毛笔小楷写的字：“春深嫩黄”“绿野仙踪”“黄山野红”“崂山枣叶”等，旁边下方盖上一枚“茶隐”闲章，红黑相映，平添了一份饮茶的情趣。盒子是她自绘的，寥寥数笔，施以丹青，简朴中富有一份美好的心意，不乏拙朴的天趣，赋予了饮茶这种日常琐事一份简单单纯的讲究。除了这种自制的独特的饮品外，我也喝大红铁罐里的宜兴红茶，还有福建茶商朋友赠予的，装在纸袋里的“福鼎”散装野生老白茶，这种茶叶老茶客称之为“口粮茶”，叶子粗大，香味天然，色泽浓郁，喝完了再去问他要点，也送他几幅画，礼尚往来。

也曾到朋友家，去享受朋友的“茶道”，坐在他家天井里，饮点“金骏眉”之类的福建乌龙，那种黄金色的液体，虽然饮之没有两腋生风那么神奇，也比我平时随意喝喝强出许多。有一位做歙砚买卖的朋友，人高马大，也有不少好茶，每次去，他都使出他的“茶道”功夫，一起饮聊，洗耳恭听他一番颇多感慨的江湖传奇。还有一二位，名义上相邀喝茶，其实是为他们画几幅画写几幅字，边画边喝边聊，不知不觉又得“半日闲”，茶尽人散。

有一位好同学在城中公园当差，名义上是去喝茶，其实是去蹭他几块石头。他喜欢收藏茶壶，也掏腰包买几块石头，制作树桩小盆景。小石大多用于盆景的配置。因为石，也喝了不少他的好茶。顺带说几句，像他这样的几位兄弟，随着“年事增高”，因喝茶而加入了收藏宜兴紫砂茶壶、香炉的行列，我也附庸风雅起来。然而常用的，还是朋友送的几只既可吃茶又可吃中药的杯子，在茶事中充当主角。

说到茶杯，单位里一只“喜”字玻璃杯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，是在拆迁村捡来的。还有一个搪瓷小白杯，是在“东北人家”吃饭带回来的小酒杯。如此之类，都被我既当“古董”，又当茶杯放在那里了，反正喝时，都被我临时“征用”，取出即用。

2020年就打发走了，喝了不知多少茶，抽了不知多少烟，也消磨了不知多少时间，白白浪费了不知多少冤枉钱，留下了不知多少即兴的习作，当然也留下了岁月的痕迹。



宝华玉兰

摄影  
徐群